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鐵笛子 十五、溪山真如畫 月夜舞金輪

這一面，姜飛和萬山聽老漢說完經過，天色業已黃昏。因各種用具飲食之物早由萬山夫婦運往玉泉崖，來時王妻、旺子正在打掃後洞，準備覓地生火，萬山回家，一半是取那些未運完的東西，一半想向老父稟告前事。老漢見一切齊備，自己特意做的幾樣熟菜雞肉之類均早制好，連酒製成一擔，萬芳、旺子沒有同回，姜飛忙著回去，方才又來一土人，說棘門三俠令其轉告，今夜也許有客來訪，須備一點食物，免得臨時無法接待等語。心疑沈鴻、樊茵，萬英、杜霜虹兩對夫婦中有人尋去。姜飛說：「玉泉崖形勢險惡，群賊雖被棘門三俠慘敗，避往張家養傷，是否另約能手前往擾鬧卻是難料。萬芳等三人勢單，旺子本領更差，急於趕回。」

老漢便未強留，仍由萬山以後輩之禮堅持挑擔，還多了一份鋪蓋，同往玉泉崖趕去。

到時天已入夜，萬芳和王妻唐文燕也頗投機，早就在崖下尋好地方，將火生起，打掃乾淨，共收拾出三間石室，就山石上鋪好被褥，只等二人回來同吃夜飯，老漢父子所備酒食甚是豐盛，萬芳、文燕均善烹調，除原有菜餚外，又在當地採了兩樣野菜炒好，味甚鮮美。

姜氏夫妻雖然也飲幾杯，並非特嗜，有無均可。因是一路風塵，從昨夜起便在雨中跋涉，未免勞頓，見瀑布旁有一水潭，水甚清深，天氣也還不冷，又有點餓，便把酒全留給鐵笛子，飽餐之後稍微歇息，輪流往瀑布旁邊洗了個澡，同往崖頂賞月。

萬芳見月色甚好，一時乘興，想要傳授萬山等三人武藝。姜飛笑說：「這地方不好，這幾件兵器都是明光耀眼，映著月華老遠都能望見，我們雖然不怕賊黨尋來，終是討厭。我們又不一定終日在家，休看地勢隱僻，人家只要拿定我們住在這裡，仍可尋到，何苦多事！」

再說今日大家業已勞累，不如此坐上一會，早點安眠，明日早起多用點功也是一樣，何苦把這大好的清風明月錯過，還要惹事呢！」

萬芳笑道：「照你這樣膽小，寸步難行了。我們所居崖洞深藏壑岸之下，外有藤蔓、苔蘚遮蔽，由上望下，連洞前那一厭條落腳之處都看不出。別的尚可將就，每日飯總不能不吃，方才我們生火時，那炊煙裊裊上升，怎麼也無法消滅，敵人如由山口走來，有崖角擋住，還看不見，要是由梧桐岡側面山徑走過，老遠便可看出，人家只照炊煙來處一尋便可尋到，哪裡怕得了這許多呢！」

萬山夫婦同說：「梧桐岡旁邊山路雖通著兩處山村，都是荒涼窮苦之地，有一大市集，相隔有五十里，除卻偶然有幾個抄近路的土人空身往來而外，外人走不到這裡，並且洞在下面，炊煙升到上面不會甚高，這一帶山風甚大，不等冒出地面早被吹散。」

「方才乃是事情湊巧，一則大雨之後，那些柴枝業已濕透，燒的又是本山特產的油桐，這類樹枝雖極經燒，油性甚重，煙子最多，稍微粗點的新枝發煙更濃，風吹不散。天氣一晴，我們專尋那些無煙的枯枝來燒，炊煙決不會冒到上面，二位師叔不必在意。」

萬芳笑道：「我才不怕呢，本來閒得無事，如有賊黨來此討厭，再好沒有。方才那土人說，今夜有人來尋我們，也不知是敵是友，你看碧霄萬里，明月當空，照得這兩後山林清明如畫，這好風月佳景樂得享受，誰耐煩老早鑽進那暗無天日的崖洞裡面去睡，正好多賞玩些時，就便傳點武功多好。你姜師叔就是這個脾氣，他要睡只管請，我來傳授你們便了。」

萬山夫婦到底年長，不知這一雙患難恩愛夫妻雖然年已半百，情感仍是那麼親密，人又長得年輕，都有一點童心，爭論拌嘴乃是常事，惟恐姜飛長路勞倦，想要早睡，方說：「二位師叔連日不曾睡好，坐上一會回洞安息，明早傳授也是一樣。」

旺子一心一意想學本領，年幼天真，心直口快，出時早將兵刃暗器全數帶上，不等萬山說完，便搶口說道：「我看二位師叔精神甚好，內功真高的人不會疲倦，我照日裡所傳練上一會，先請萬師叔指教，看對不對如何？」

萬芳笑道：「我早知你這小猴兒心急，要學都學，不能專教你一個。先不要忙，眼前用不著你們迎敵，冒失上場只有吃虧受害，於事無補。最好乘此機會先傳你們內家功夫，把根基紮好，再學別容易得多，省得我們停留日子不多，他夫妻不能跟去，學上一些皮毛並無用處，你也可以長點功力，日裡所傳口訣你已記得，到了無事之時自家練習好了。」

旺子立時乘機求道：「好師叔，你那兩柄如意鎖心輪實在愛人，方才殺賊時我看出它的妙用，心愛已極。我也明知這類兵器沒處尋找，但是既有此物，終可仿造，並且雙輪合用好處更多，想求二位師叔連三折鉤連槍一同傳授，再畫一張圖樣，將來長大，遇到機會再托好手打造，就尋不到精金寒鐵，沒有二位師叔的好，如用純鋼打造，一樣也能運用，好在二位師叔暫時不走，你老人家多開點恩，傳授我吧。」

萬芳還未開口，姜飛笑說：「此子真個勇於上進，所說也頗有理，花明恩師雖有遺命，這件兵器十分厲害，不許輕易傳人，好在旺子乃鐵師兄的得意門人，他既這等喜愛，姑且傳授，將來遇見良工，用純鋼打造一副，雖比原來要差得多，比別的兵器總要強些。」

萬芳方想說：「純鋼打造並非不可，此是恩師秘傳獨門兵器，多厲害的寶刀寶劍不能損傷分毫，如用純鋼打造，一個不巧，遇見強敵將它斬斷，豈不損失這兵器的多年威望？」

話到口邊，還未出口，旺子一聽姜飛口風甚好，早就心花怒放，笑說：「我去拿來。」便連縱帶跳往崖下趕去。

姜、萬二俠自離師門從未落過下風，本領也實真高，因嫌身帶兵器累贅，一到洞中，便連包裹相繼解下，放在一旁，出時見那崖洞地勢隱僻，崖頂居高臨下，環著山腳又有一圈空地，最近的樹林相隔也有多半里，外人來此隔老遠便可看出他的動靜，身邊只帶著一口寶劍。

除旺子學武心切，是他所有全數帶上而外，餘均放在洞內。萬芳見旺子這等情熱，忽然心中一動，便未開口，立在崖上四面一看，月華如水，到處光明，滿地清陰，靜蕩蕩的，休說是人，連野獸也見不到一個，看了一圈重又歸坐。

姜、王兩對夫婦本坐在鬆下盤石之上，雖是崖頂高處，因其面對瀑布，左右兩面看出老遠，身後一面卻被那兩株老松和一塊崖石遮住。萬芳原因當夜有人要來，不知是敵是友，棘門三俠一是啞巴，一是性情謹厚，靜如處女，輕易不大開口，只大俠鐵蕉僧癩和尚對友情熱，歡喜多事，也最刁鑽古怪，喜開玩笑。

就許來者是個強敵都不一定，自家雖然不怕，好些應用之物均未帶在身旁，崖洞雖極隱僻，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，真是沈氏夫妻和哥哥嫂嫂有人來此，事前業已得信，無須派人先來通知，越想越覺來人未必是什麼至交好友，想起那對鎖心輪關係重要，不應如此疏忽，心念一動，由不得又起身轉了兩圈，看出到處清靜，旺子業已往取鎖心輪，恐姜飛笑她多疑，也未向眾明言。

剛一歸坐，忽聽鴉群飛鳴之聲，相隔頗遠，崖上四人何等機警，姜氏夫婦更是久經大敵的劍俠中人，知道此時空山寂寥，風聲水聲之外別無動靜，忽有烏鴉飛鳴，立生疑心，同時起立。趕往崖口一看，一群烏鴉剛由側面樹林中飛鳴而起，往另一面樹林中投去，料有原因。

否則這等幽靜月夜，山中禽鳥業已歸巢，決不會突然驚起。姜飛方問萬山，得知鴉飛之處在梧桐岡側面，有一小徑與來路山口相通，但不好走，大雨之後越加險滑難行，忽然想起鎖心輪忘了帶上，心中一動，「噫」了一聲。

正要轉身，旺子已滿面笑容如飛跑上，姜、萬二人見他雙手拿著鎖心輪，笑容滿面急馳而來，一面將他止住，悄告萬山夫婦：「鴉鳴可疑，我們在此望月，容易被人看破，還是隱身暗處，多留點神，且看這位癩師兄所說來人是誰。如見生人，就是遇上也作不知，暗中打一招呼好了。」

萬山夫婦本覺那鴉群飛鳴奇怪，忙即應諾，分頭隱向崖旁暗中窺探。旺子滿腹高興，想學鎖心輪，不料下面鴉鳴可疑，有了動靜，暫時還不能學，只得把雙輪交過。

萬芳見丈夫全副心神注在側面，知其近年格外謹細，因見鴉鳴生疑，正在暗中戒備，笑說：「二弟，你近來怎的比前些年還要膽怯多疑，這有什麼相干，賊黨如來，只有送死，要是朋友來訪，月下談心再好沒有。方才還說鎖心輪沒在身邊，萬一敵人知道這裡地理，偷偷掩來許多可慮，恐有失落，如今業已取來，下餘全不相於，要你這樣小心作什？上下相隔這高，又只兩面可上，不等近前早已看破，人影還未見到，你先緊張起來，多麼小氣？人家旺子熱心熱腸想學本領，也不教他幾句。」

姜飛答道：「芳姊，你不知道，我先聽說癩師兄命人帶信，也只當是二位大哥大嫂，沒想到別的。後來被你提醒，這才想起先在新集聽說，大哥大嫂們多半趕往天水，共總這點時候，當夜決趕不回來。就算是他四位之中有人要來，自家弟兄，也用不著特為此事派人通知，何況老漢父子款待我們，食用之物全都齊備，癩師兄他們不會不知，無須再多準備。

「你哥哥和大哥都不大吃酒，二位大嫂酒量更小，備酒作什？可是我們這幾個至交好友差不多都來此地，有的雖未見面，彼此蹤跡也都知道，別位同門兄弟姊妹有交情的好友並非沒有，為了彼此心志不同，他們都在山中清修，獨善其身的居多，尤其近十多年見面極少，無形中業已疏遠，決不會在此時特地尋來。如我料得不差，今夜來客多半不是我輩中人，本領也必甚高，以敵人一面居多，否則癩師兄不會這樣看重。」

萬芳笑說：「我方才是這等想法，癩師兄好似有意警告，就便取笑，防備我們無意之中丟人，只奇怪來者如是敵人，還備什麼酒食呢？既這等說，你和萬山夫婦可借石樹掩避，留心察看下面動靜，我先傳授旺子鎖心輪的用法便了。」

說完，姜飛便去另一崖角朝下窺探。

萬芳因那鎖心輪當中的一圈缺可圓的輪心又明又亮，舞動起來寒光閃閃，耀月生輝，又在高處，老遠望去宛如兩輪明月縱橫飛舞，舞到急時更是奇觀，恐驚敵人耳目，旺子心又太熱，不忍辜負，只得在老松陰下，先把輪的用法連同師傅口訣分別傳授，滿擬當夜只記這一套口訣，明朝再行傳授。

哪知旺子聰明絕頂，一點就透，記性又好，不消片刻，非但把那一百多句口訣背誦如流，並能把雙輪隨意拆卸回原，隨意收發。萬芳見他靈慧，用心更專，越發心喜，覺著鬆下黑暗，又在崖頂中心，只將輪上寒光隱去，便不至於被人看出，隨命旺子採了一些樹葉將輪包沒，就在樹下傳授、練習起來。

旺子沒想到自己有此天資，居然一學就會，照此情勢，不到重陽便可學全應敵，萬芳再一誇獎，越發興高采烈，恨不能當時全部學會，除卻剛學不久，只知照本畫符，不會變化解解而外，非但傳一招學會一招，把手法學了一小半，有的地方並還能夠照著口訣自行領會。

萬芳越傳授越高興，見他不到半個時辰竟有這樣悟性，以後便不親加傳授，只口訣不要忘記、多用點功，也能無師自通，真比自家兄妹在俠尼花明門下初拜師時所學還要容易，不由連聲誇獎，直喊：「二弟，快看這小孩有多聰明，難怪大師兄看重，連我也愛，這等美質真還難得見到呢！」

這時，姜飛等三人業已看出當地形勢，斷定方才鴉鳴有人驚動，可是隔了這些時尚無動靜，無人便罷，如有敵人決非庸手，並且明月已上中天，癩和尚所說那人理應尋來，如是自家人，來勢不應如此詭秘，越想越覺可疑。萬山夫婦因聽姜飛夫婦口風尚且如此看重，自己本領有限，怎敢大意，一人看住一面，更絲毫不肯放鬆。

姜飛看他夫妻遇事這等老練謹細，正在暗中誇好，並代可惜，忽聽愛妻笑語呼喊，回頭一看，這老少二人正練得高興頭上，先覺愛妻還是那麼天真膽大，無論遇見什麼強敵，和大嫂一樣，從未見她放在心上，全不想來人如是平常，棘門三俠怎會專人送信？

就算來人介在敵友之間，甚而沒有敵意，細想所說口氣，也決不是什同道之交，微一疏忽，被人暗中掩來，人已對面，還不知他怎麼來的，面上也是無光。當此緊張時節，偏有這樣閒心，明日再傳不是一樣，有心說她幾句，無奈多年恩愛夫妻，又不好意思和她爭論，口中答應，欲言又止。

後在無意之中連看了幾眼，才知旺子雖是一個貧苦孤兒，但那聰明智慧竟是從來少見，又因學過幾個月的基本功夫，小小年紀竟有兼人之力，兩柄鎖心輪也有不少分量，共總半個多時辰功夫，居然學會了一半手法，拿在手上同時舞動，無怪愛妻這樣高興，便自己遇到這樣美質也必加以成全，可見大師兄真有知人之明。

他平日常說，為了貧富懸殊，不知埋沒多少有智慧能力的美質，要尋人才，非從大群苦人當中物色不可。第一，這些受苦受難的人們天資之好還在其次，無論貧富人都一樣，哪一等人也有才智之士，不算希奇；但是生長富貴人家的多了好些享受，和聲色犬馬種種嗜好，心志先就不堅，容易搖惑，不像他們聰明才智之外，無論何事，只一有了信心便知發奮，能夠一心一意努力向前，極少後退之日。

困苦艱難本是他們以前家常便飯，在進取途中偶然遇到艱險困苦決不在意，哪怕前面是片鐵牆，只要牆那面是條光明大道，也必拼了性命穿將過去，受到挫折反更好加他的毅力膽勇，決不至於樣樣說得好聽，慷慨激昂，不可一世，事到臨頭，不是逢硬就轉彎，稍微吃苦先皺眉頭，便是志氣消沉，怕難怕險，停步不進，所以自來英雄豪傑之士都由險阻艱難之中長大等語。

照此看來，所說真有道理，自己當初也是孤兒出身，後來從師發奮用功，才有今日成就，這些年來雖收了幾個門人，都是一時機緣湊巧，沒有仔細考察他的出身，所以成就不大，看去都是極好天資，但像旺子這樣好法卻是一個都無，以後真非像大師兄這樣鑽進苦人堆裡留心物色不可。

姜飛心正尋思，忽聽萬芳哈哈笑道：「主人就在這裡，閣下既做不速之客，業已升堂入室，怎的不晤而去？我們因見今夜月白風清，來此觀看瀑布。方才見有佳客來訪，正要下去，不見主人就走，好意思麼？」

話未說完，人已隨同語聲飛墮，箭一般往下馳去。

姜飛知道愛妻本領比他更高，業已發現敵人，循聲一看，目光到處，瞥見一條白衣人影似由下面崖洞中飛馳而出，身法絕快，發現時業已縱過下面窪地，快要竄入林中，年紀彷彿不大，急切間也看不出是男是女，穿著一身短裝，背插雙劍，貌相神情頗英秀，不知怎會被萬芳看破，當先追下，轉眼業已竄入林內，料非自己人。

見旺子拿了一柄鎖心輪正要追下，萬山夫妻剛剛聞聲回顧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因見來人只得一個，估計萬芳能夠應付，忙將三人止住，說：「你們對敵尚差，不如留在這裡，使敵人不知深淺，做一疑兵，我去看看就來。」

說罷接過旺子手中鎖心輪飛馳而下，也不追趕萬芳，先往下面洞中趕去。入洞仔細一看，前點燈光業被來人剔亮，那當作桌案的山石之上放著一張紙條，上面壓著那兩根判官筆，情知有異，拿起一看，來人業在洞中停了些時，並還酒足飯飽，留謝而去，不禁又驚又怒，料知來人不止一個，匆匆回身又往上趕。

剛剛縱上崖去，便聽隔崖有人老聲老氣地喝道：「我當作是塊老姜，原來還是一塊嫩薑，明知客人要來拜訪，故意避開，偏又沒有眼力，我們擾了你一頓，早晚還情，何須這等小家子氣？如覺心痛，你只將我追上，我便認輸算還如何？」

崖腳一帶原有數十丈方圓，那人口音時東時西，聽不准人在何方。姜飛斷定那是一個勁敵，有這大片山崖擋住，就此追趕必和捉迷藏一樣，不能一舉追上，反被對方取笑，照他這等口氣，輕功定必好到極點，並還深知自家底細。

心想，自離師門從未丟臉，此人不知是何來歷，休看故意取鬧，洞中一物未失，只將留到明日吃的酒菜吃去一些，並還把杯筷殘肴收拾乾淨才走，也許有什不曾見過的高明人物故意取笑，否則癩和尚不會這樣口氣，來人也不是這樣做法。於是格外鄭重，並未出什惡言。

一面留神查聽人在何處，一面察看形勢高低，如何才可把人追上，口中笑道：「朋友，區區薄酒粗肴，本為待客而設，何值一

提？聽你聲口也是一個年高有德的人了，如何對人這等矯情？我姜飛雖然年紀不大，也是半百的人，早已沒有火氣，尤其自從恩師遠去海外，始終守著他老人家不把事情弄清楚決不倚仗師門傳授盛氣凌人的話。

「除非真個遇到窮凶極惡之徒，便受點閒氣，吃他一點虧，也都付之一笑，決不放在心上。聽你說話不像相識，雙方素昧平生，無冤無仇，至多看我夫妻不得，或是受了小人播弄，都可當面明言，只你有理，隨便叫我怎麼樣都行。真要有什仇恨，這樣藏頭縮尾也不是事。

我夫妻寄居在此，並未和人動手，也未有什事情發生，只今朝在一師姪家中遇到當年武夷山在我手下漏網的惡賊黑老，未等相對他便逃去，此外雖然還有兩個對頭，也都不曾交手。天明前並經雙方議定，要到重陽那天來此玉泉崖頂一決勝負，你如是他約來，不等約期，和黑老一樣，裝不知道，先試一下，那也由你，否則明人不做暗事，便請過來見面一談如何？」

說時，姜飛本在暗中傾聽對方動靜，為想萬山夫婦知道，好有戒備，語聲甚高；後又覺著那崖兀立壑旁，三面均是空地，對方除卻仗著身法輕快，不等繞往前面便先逃走，決難逃脫自己目光。正準備對方再一答話，立時繞縱過去，只看出人在何處，自信內外功均得師門真傳，從小到老功夫沒有斷過，無論如何也能追上。

說完不聽回音，話已出口，其勢不能顯出情急之狀，心方奇怪，萬山夫婦均在上面，有人在彼發話，斷無不見之理，何況還有一個旺子，更是膽大疾惡、耳目靈警的小孩，怎會一言不發，是何原故？略微一停，忍不住笑道：「朋友，你真個要我尋你請教不成？」邊說邊往前走。

剛剛繞到崖的中部，打算冷不防斜縱過去，看出人在何處，是什來路，相機應付，微聞崖頂上面萬山夫婦低聲說笑，大意思是說，人已走遠，姜師叔還不知？

同時又聽萬芳遙呼：「二弟快來！」回頭一看，正是愛妻和方才白衣人並肩攜手由林中走出，雙方說笑甚是親熱，正沿著林外淺坡往梧桐岡那面走去，料有原因。心想，芳姊怎會和生人這等親密，照此情勢，崖。

那面發話的老人就非自己人，也非存有惡意，且喜方才答話沒有傷他，這老少兩人明是一路，此老必有驚人的輕功，與其追他不上，相形見絀，不如先見這少年，問明來意再作打算，免得疏忽只有更好。念頭一轉，立朝萬芳追去。

姜飛剛一舉步，白衣人已和萬芳分手，如飛往梧桐岡那面馳去，月光之下宛如一枝銀箭，端的快到極點。小的如此，老的可知。

忙喊：「芳姊，快請這位尊兄留步，容我一見！」萬芳已回身迎來，見面笑說：「你當他是男子麼，這等急法，也不怕人笑話。他父女三人早就來此，方才烏鴉便她妹子歸途不知何事驚起，其實旺子剛把鎖心輪取走，他們便到洞中。這位老先生雖有神偷之名，性情也極古怪。

「但比昔年怪俠七指神偷葛鷹做人還要乾淨，從不專為自己衣食偷盜，偷起來，一出手就是大的。今年業已八九十歲，以前本未娶妻，直到六十歲上，無意之中救了一個強盜婆，業已四十多歲，不知怎的非嫁他不可。他先不肯，後因人家連在暗中幫他幾次大忙，又服侍他一場重病。

「最後當面明言，問其是否嫌她再嫁，老頭子不好意思，方始答應。婚後光陰卻極美滿，老兩口恩愛已極，又隔十年連生三女。到他大女兒二十歲上忽然洗手，由此江湖上才無什人見到。此老眼皮最雜，什麼人他都認得，和鐵大哥也有交情，只和我夫妻同門有限數人不曾見過。

「此老一向偷富濟貧，雖做得沒有鐵大哥道地，只會施捨，沒有別的方法，但他平生所得不知多少，只管揮金如土，自家夫妻仍能自力自給，決不把偷來的不義之財供他私人享受，平日生活十分清苦。

「直到近十來年洗手期中，仗著全家老少五人都是極好功夫，比常人多出好大人力，心思又巧，除讀書做官而外，士農工商他倒占了三門。所生三女大的已嫁，這兩個都是男裝，從小便未穿耳纏足，什麼行業都做，日子過得反比以前舒服。只為天性慷慨，辛苦所得的錢遇到苦人仍是隨手盡盡。

「這次他為昔年有一老友臨終以前托他照看後人，說過幾句托孤的話，特由川東輾轉尋來，並非與賊同流合污，只想將這兩個故人之子引走。不料這兩個小賊剛剛出道便與下流為伍，仗著一點家傳本領，競不肯聽他良言相勸。此老明知這兩小賊再要執迷不悟難免身敗名裂，當時負氣走開，心仍放不下。

「他父女本來帶有路費，足夠應用，只為棘門三俠形蹤隱秘，和我夫妻一樣，他父女不曾見過。癩師兄卻深知他的來歷底細。昨夜大雨同住一店，父女閒談，無意之中一句戲言引出事來。癩師兄自知他那怪相江湖上到處傳說，恐被對方認出，不曾露面，又想試試此老為人是否與所聞相符，先令啞師兄將他盤纏騙去一半，他父女還不知道，隨聽人說，那兩個故人之子和三凶兩怪一起要搶張家。

「事前業已得到一點風聲，知道蘇、李二賊和鐵師兄尋仇，約在這裡拼鬥，但不詳細，也不知這兩起凶賊並非一路。因其對友熱心，惟恐延誤時機，匆匆趕去，連早飯都未吃。不料行至中途，癩師兄兩次與他作鬧，又將他錢包偷去，鬧得分文皆無。先想尋到兩個小賊再作打算，勸開之後中途口角，一怒而去。

「事有湊巧，由店中起身時，她兩姊妹所帶的錢先被啞巴師兄騙去，老的再一失盜，父女三人分文皆無。先不肯偷，後來實在無法，她兩姊妹再三勸說，這裡大戶只有張莊這兩三家，本可手到取來，無奈最大的一家已與賊黨勾結，我們又是洗手多年，偷他少的不值得，如偷大的違背前言，不如尋一小康之家，索性明言相借，將來加利送還，何必受餓，吃飽再尋開玩笑的對頭。

「剛商量好，快要起身，忽有土人送來一張紙條，激了他幾句，底下卻又恭維，說他父女人好，果然不愧神偷俠盜，名實相符，並說日裡連騙帶偷，兩次借他的錢，天明以前必可奉還，不少分毫。可惜事前疏忽，不知他父女身邊只此十多兩銀子，全數偷光，分文不留。

「累他三位連買鍋盔的錢都沒有，當時又無法送還，真正抱歉。幸而玉泉崖下面洞中還有不少吃的，並有兩壇好酒，正對他的心思，可以奉敬，為此奉請光降，先吃一個酒足飯飽，再將偷騙去的銀子送還，千萬賞光，不要看他不起等語。

「此老孤身一人往來江湖，數十年盛名，從未遇到敵手，想不到年已八九十歲，第一次被人戲弄了個啼笑皆非，那封信的口氣說得又極隱晦，非但此舉像我夫妻所為，並還寫上我二人和旺子的名字。他父女始而又好氣又好笑，素昧平生，何以如此，又想不出個道理。

「群賊被棘門三俠打傷之事，他父女業已得信，因未見過三俠，啞師兄騙錢之事，又是一個相識土人出面，他只在旁裝病，一言未發。癩師兄偷錢時雜在人叢之中，並未戴那斗笠，故此當時不曾想起對頭來歷。因信上說洞中空空，我夫婦和旺子要到半夜方始帶了酒肉搬來，如去太早，無人接待，休怪無禮。

「只得強忍氣憤，等到月上東山，方始尋來。先也疑是我們所為，到後覺著不似。來信又說，到時必須直赴下洞，不可使人看出，洞中如有酒食，便是為他父女準備，無須客氣。此時主人也許不在洞內，終要回來等語。如在未賞光以前先和別人相見，便非朋友之道。

「好些話均將他套住，他本知我夫妻來歷，快到以前便越想越不像，到後望見上面有人窺探，心疑對頭還想戲弄，重又勾動怒火，索性照著來信所說，由那旁壑底取路，順著崖腰削壁，施展他那獨門輕功，尋到洞中一看，果然酒肉杯筷陳設整齊，準備待客神氣，山石上並有一張紙條。

「上寫如其怕他，不吃是狗八字，前後一想，忽然醒悟。同時，他那第三個女兒貼崖偷聽，得知我們只是防賊，與他無干，下去一說，更明白了幾分。此老真個機警，久經大敵，料事如見，居然識破癩師兄的巧計，是想借此點醒，不願他被賊黨勾引了去，

把一世英名付於流水，並還跟在他的身旁。

「一面分人搶先趕來，算定我們不耐洞中黑暗，這等月白風清之夜必要出來賞月，他卻乘機去往洞內代我佈置，把酒菜杯筷一齊擺好，使其無緣無故先吃我們一頓，又受三俠這等戲弄，以後不好意思出場助賊為敵。看似故意惡鬧，實則有心保全。

「我聽她所說時候，大約旺子剛取鎖心輪上來，癩師兄他們便到，匆匆擺好酒菜，他父女也隨後趕來，差一步也非撞上不可。此老天性強傲，先還有氣，打算顯點顏色再走，省得日後被人說嘴，連他女兒也是這等心意。不料這兩姊妹竟和我投緣，說是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就算對方不該無故取笑，也應去尋棘門三俠作對，不應遷怒旁人。

「老的還是不聽，她兩姊妹一個奉命警告兩個小賊，業已先走，和我相見的是他二女，名叫賽飛瓊林玉巒，又在崖旁窺聽了些時方始走開。他父女原因我們不知此事，連那杯筷酒肉也是棘門三俠所為，無故登門吃了一頓，還不知道何人暗中捉弄，快要吃完方始醒悟。

「又聽出我們不曾同謀，不告而取與理不合，更防人說他父女偷嘴吃，公然相見也難為情，只得照著乃父所說，先打算假裝敵人，故意引我追他，就便試試平日所聞如意鎖心輪的威力。等我追到林中，對面之後忽又面軟起來，只兩三照面便即停手，說明來意，向我道擾致歉，一面取出她家特製的夜行燈朝崖那面閃了兩閃，跟著便說，她父親覺著棘門三俠有話不妨明言，他又不是不通情理的人，莫非活了八九十歲連善惡都分不清，何必這樣惡作劇丟他的人。

「此事決不甘休，因此還令三妹小公孫林玉男拿了他的鐵手令去往張家，喊那兩個小賊明日一早去往新集悅來店中與他相見。他這鐵手令昔年在江湖上比聖旨還要厲害，所到之處，綠林中人誰也不敢違背，已有十多年不曾用過，準備將他兩個好友之子喊去，不令加入賊黨，助紂為虐，表示他與張家之事無關，然後指名與棘門三俠約期相見，一分高下。

「因你是棘門三俠好友，並有同門之誼，算計三俠隱在一旁，想和你先鬥一鬥，好將對頭引出。我夫妻如真一點不知，人又極好，便可作罷。她那燈筒便是信號。看你神氣必還未與此老相見，我想留她一談，她說有事，堅持要走，我又留她不住。不是我說，這位癩師兄太淘氣了，此舉雖是好意，此老多年盛名，按照敬老之禮，也覺做得大過。

「據她說，棘門三俠至少也有一兩人時前時後跟定他們，我方才雖傳授旺子的鎖心輪，表面大意，實則早料今夜有事，隨時都在留神察看，所以此女剛一出洞，我便警覺。人家來了多時，事前一不知，我總算未了多少還看出一點動靜，你們和萬山夫婦全副心神注定下面，莫非一點影子也未看出來麼？」

姜飛聞言，忽然笑道：「你說這位老先生就是昔年所聞那位先叫小神偷賽葛鷹，後又號稱無形叟的那位林老英雄林颯麼？方才我和他隔崖發話，彼此都有一點敵意，萬山夫婦和旺子均在上面，非但句句聽出，崖那面的敵人也必看見，不知怎會一言不發。先還奇怪，照此說來，莫要癩師兄他們已到上面將他三人止住不成？」

萬芳也覺崖頂上面靜得可疑，聞言立被提醒，笑說：「你料得對，我們快走，分路上去。我由林中走出，便留神這面，並未見人。也許這位癩師兄還沒有走呢。」

二人邊說邊往上跑，到頂一看，旺子好似被人點了穴道，立在樹下呆如木雞，作出往前跑走之勢，木偶一樣不能言動，臉上帶著氣憤之容。萬山夫婦正在旁邊低聲勸慰，見二人趕上方轉笑容，迎面走來。二人先疑對頭所為，及聽萬山夫婦一說經過，不禁好笑，忙將旺子解開，重談前事。

原來姜、萬二人還未追敵以前，癩和尚便在萬山腳底，貼著危崖連打手勢，不令開口。後來二人相繼追下，旺子膽大好勝，又要跟去，小啞巴突然出現，將其攔住。

旺子也是一時疏忽，因未見過，一照面便誤認敵人，萬山夫婦又因癩和尚懸身危崖之上和他說話，沒有看見，旺子上來不問青紅皂白舉拳就打，被對方連跌兩交，始終沒有想到此是師執至交棘門三俠。一時情急，剛將初學會的三折鉤連槍取出，左手還發了兩粒鋼丸。

萬山夫婦也自警覺，先因癩和尚說：「這娃兒膽子大大，必須叫他多少吃點苦頭，稍微磨練，免得臨敵冒失。這是為好，戒他下次，你不要管。」

萬山終恐旺子吃虧，實忍不住，剛喊得一聲，癩和尚便發怒縱上，說了幾句，吩咐「不問何事不許開口」，說完，便往崖下縱去。

同時旺子也被小啞巴點倒，並將兵刃暗器取下，交與萬山，打了兩個手勢，意似姜、萬二人回來自會解開，跟蹤縱落。

剛到下面，一個瘦長駝背的短衣老人突在側面崖下出現，正朝姜飛發話，不知何故忽又回身，朝相隔十來丈的樹林中趕去；其行如飛，輕功之好從所少見。跟著便見癩和尚在他身後出現，相繼追去，這才看出先是小啞巴不知用什方法引逗，等他回身一追，癩和尚又追在他的身後，於是高矮三人和走馬燈一般此隱彼現，在前面樹林中追逐了兩圈，忽然一同失蹤。

因那樹林雖稀，葉多黃落，但這三人身法都快，相隔又遠，只見兩三條人影閃了幾閃便不知去向。

姜、萬二人因林氏父女各走一面，途向不同，還想追去，萬山忙說：「癩老前輩行時有話，請二位師叔不要追趕。並說林氏父女均是好人，休看開他玩笑，結果必能言歸於好，再如相見便是朋友。此老人最熱心義氣，朋友又多，平日留有極深交情，此舉非但保全一個成名多年的異人奇士，並還免去許多枝節，益處甚多。不過此老天性奇特，軟硬不吃，非此不可。」

姜、萬二人聞言只得罷了。隨向旺子勸勉了幾句，時已半夜，又坐了一會，無什動靜，便各回洞安臥。